

献给艾米丽小姐的一朵玫瑰花

艾米丽·格里尔森小姐逝世时，我们全镇都去参加了她的葬礼。男人们出于一种尊重，一个时代的纪念碑倒下了；而女人们大多出于好奇，想一窥她的住宅。因为至少十年，除了那个既做花匠又做厨子的老男仆之外，房子内部一直不为人知。

艾米丽小姐的房子坐落在我们小镇最有名的一条街上，曾经住在这里的人非富即贵。房子是典型 70 年代明亮欢快的建筑风格：漆成白色的木质结构房屋，方正宽大，圆顶尖塔，饰以涡形花纹的阳台。不过，那条街现已被汽车修理厂和轧棉厂侵蚀统治，即使是最有名望的大户也已消失不再，只有艾米丽小姐的房屋还伫立着，固执而又颇卖弄风情地俯视着这些棉花车和油管，日渐破败，实在是丑中之丑。而如今，艾米丽小姐也加入了那些大名鼎鼎的人士之列，长眠于树以雪松的公墓中，雪松沉思着，周围是有名或无名的南军和北军士兵的坟墓，他们牺牲于杰斐逊战役中。

艾米丽小姐在世时，一直是传统的化身，是小镇居民履行责任和给予关照的对象。该义务代代沿袭，最早可追溯至 1894 年，那时担任镇长的是萨托里斯上校，他曾颁布过凡未系围裙黑人妇女禁止上街的法令。当年萨托里斯上校表示，从她父亲去世之日起，永久免除了她的税务。要想让艾米丽小姐接受慈善救助是不可能的事，故而萨托里斯上校编造了一个复杂的故事，大意是艾米丽小姐的父亲曾借给了小镇一笔钱，而这笔钱，镇政府乐意用免除艾米丽小姐税款的方式进行偿还。也只有和萨托利上校同时代，和他有着同想法的人才会编造出这样一个故事，也只有像艾米丽小姐这样的妇人才会相信。

而当具有现代思想的下一代人掌权，担任镇长和市镇委员时，先前这样的安排就引起了一些小小的不快。刚开始他们给她邮寄了一张纳税通知单。但是直到二月份，也一直没收到回复。之后，他们又发给她一份正式公函，要求她于方便之时前往镇长处。一星期后，镇长亲自给她写信，表示愿意拜访她或者专车接她前来。这次，镇长收到了一封用褪了色的墨水写就的短简，笔迹娟秀，字体流畅，大意是她再也不会出门了。纳税通知单也随信附上，无任何评论。

于是他们召开了一次特殊的市镇委员会。之后，一队代表团专门为她派出。代表们敲了敲门，那扇门自从八年或者十年前，她停开了她的瓷器彩绘课后，就再也无人踏足。那个苍老的黑人男仆开了门，将来访者引进了一间光线黯淡的门厅，楼梯通向更加阴暗的楼上。一股腐朽灰尘味扑面而来，房间里密不通风，阴冷潮湿。黑人男仆领着他们进入了会客厅。厅里摆放着厚重的皮质家具。老男仆卷起了一扇窗户的布质窗帘，来访者才发现，家具上的皮革业已皴裂。他们坐下时，薄薄的灰尘懒洋洋得从他们的大腿处腾起，在那唯一一束阳光里缓缓得盘旋着，打着卷。壁炉前放置着一架已经褪了色的镀金画板，画板上是一幅艾米丽小姐父亲的蜡笔肖像画。

艾米丽小姐一进入房间，访客们立马起身站立。她身材矮小肥胖，身着黑衣，一条细细长长的金链子挂至腰间，隐没在她的腰带中。她倚靠着一根黑檀木拐杖，拐杖金铸的杖头也已褪色。她的骨架瘦小，换了别人只显富态，到她身上就显得肥胖了。看起来十分臃肿，像是一具在死水里泡了太久的尸体，膨胀惨白。眼睛深深得陷在满脸隆起的赘肉里，活像摁进生面团里的两个小煤球。访客们表明来意时，她的眼睛就从这张面孔转到那张面孔，打量着每一个人。

她没让他们落座。仅仅是站在门口，默不作声，不发一言地听着。来访者磕磕巴巴地说着，最后停了下来。这时，他们才听到金链子末端，没入衣服里的那块钟表的滴答声。

她的嗓音干巴巴的，毫无感情，“我在杰斐逊无需缴纳任何税费。萨托里斯上校曾向我解释过。也许你们中可以派遣一位去查询城镇档案，好让你们自己满意。”

“但是我们已经查过了，我们来自于市镇部门，艾米丽小姐。您是否收到过一张镇长签名的通知单呢？”

“是，我收到过一张纸，”艾米丽小姐回答道。“也许他自诩为镇长...我在杰斐逊无需缴纳任何税费。”

“但这并无任何书面文件说明，您明白我们必须遵守——”

“去问萨托里斯上校。我在杰斐逊无需缴纳任何税费。”

“可是，艾米丽小姐——”

“去问萨托里斯上校。”(萨托里斯上校去世已大约有十年之久了)“我在杰斐逊无需缴纳任何税费。托比!”那个黑人出现了。“把这些先生请出去。”

II

就这样，她打败了他们，彻彻底底，人仰马翻。一如三十年前曾在气味纠纷上击败他们的父辈那样。

那时，她的父亲已逝世两年，她的情人抛弃她也有一段时间，虽然当时我们坚信他们最终会结婚。她父亲死后，她便极少出门，而在她的情人离开后，人们几乎就瞧不见她的身影了。几位妇女冒冒失失地去拜访她，结果被拒之门外。唯一证明那地方还有人活着的迹象便是那个黑人男仆——那时他还很年轻——挎着个篮子进进出出。

“就好像男人——随便一个男人——就能把厨房打理得像模像样，”那些女士们打趣道：所以，即使在之后艾米丽小姐的房子飘出臭味，而且越来越重，她们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这不过是位高权重，无所不能的格里尔森家族和这个粗俗不堪，拥挤熙然的世界的另一种联系罢了。

一个女街坊，向当时已是耄耋之年的镇长，斯蒂文斯法官抱怨。

“但是夫人，对此你要我怎么做呢？”斯蒂文斯法官问道。

“哟，这不简单，直接派人告诉她把臭味清除掉，”那位太太说道，“不是还有法律规定嘛？”

“我确信这是多此一举，”斯蒂文斯法官表示，“很有可能就是那个黑人在院子里杀了一只蛇或一只老鼠。我会提醒他的。”

但第二天他就收到了另外两条投诉，其中一条来自于一位胆小怯弱的男人。“我们真的必须采取行动了，法官大人。我一点儿也不愿意打扰到艾米丽小姐，但是我们必须做些什么。”当天晚上，市镇委员们召开了会议——三位花白胡子的老爷以及一位来自“新生”一代的青年人聚在一堂。

“这再简单不过了，”青年人说道，“派人告诉她，让她把地方弄干净。给她限制个时间范围，倘若她不遵守的话...”

“得了吧，先生，”斯蒂文斯法官说道，“你会当面指责一位淑女她身上气味难闻吗？”

故而，在第二天晚上，午夜过后，四个男人偷偷摸摸地穿过艾米丽小姐的草坪，像夜贼一样在房子附近四处转悠，在墙底下，地窖口嗅来嗅去。其中的一个人不时地从肩上搭着的布袋里掏出什么，播种似的撒着。他们向地窖的缝隙抛撒石灰，外围的所有地方也一一撒上。当他们再次穿过草坪，准备折返时，先前黑洞洞的一扇窗户亮了起来，艾米丽小姐坐在那儿，光亮在她身后，她上半身一动不动，像极了一座神像。他们蹑手蹑脚地穿过草坪，钻进了街道两旁洋槐树的阴影之中。一个还是两个星期之后，臭味终于消失了。

从那时起，人们开始真的替她难过。我们小镇的人，都记得艾米丽小姐的姑婆，怀亚特老太太最后是如何变疯的。深信格里尔森一家都有一点自视过高。仿佛没有一个年轻人能配得上艾米丽小姐或者她家同龄的淑女。长久以来，我们都将他们一家看做一组不动的舞台造型。背景是艾米丽小姐，她身材纤细，穿着白裙，其父则只有一个黑色的剪影，手持马鞭，双脚叉开，站在前方，背对着艾米丽小姐，两人站在一扇朝里开的大门。故而，她 30 岁还是单身时，我们更多的不是开心，而是一种确信感，我们的想法得到了证实；因为即使艾米丽小姐有着家族精神疾病史，她也不可能拒绝所有的追求者，如果真有那么多人向她求婚的话。

她父亲死后，留给她的只有那间房子。从某方面来说，人们对此是感到挺开心的。终于轮到他们可怜艾米丽小姐了。孤苦伶仃，贫困潦倒，她终于沦为了一个普通人。现在，她也将体会到那种古老的战栗和痛苦——多一分钱喜出望外，少一分则绝望无助。

老格里尔森先生死后的一天，按照我们小镇的传统，所有的女人都赶来，准备搭把手，以及表示哀悼慰问。艾米丽小姐在门口会见了他们，她的衣着一如往常，脸上也毫无悲痛之情。她表示，她父亲并没有死。一连三天，即使政府人员拜访劝慰，医生尽力规劝，她也天天如此。直到他们无可奈何，准备诉诸法律和外力时，她才崩溃大哭。而他们则趁机火速埋葬了老格里尔森先生。

我们并不是说她那时疯了。反之，我们深信她当时不得不这么做。我们记得她父亲驱赶走的所有年轻小伙子。我们也知道，艾米丽小姐，什么东西也没有被留下，一无所有的她只有紧紧抓住曾经剥夺她一切的东西，就像人们通常做的那样。

III

她病了很长时间。我们再次见到她的时候，她的头发剪短了，看起来有点像绘在教堂玻璃彩

色花窗上的那些天使，有些宁静悲怆的意味。

那时小镇刚刚签订合同，让承包商拓宽人行道。在她父亲死后的那个夏天，他们开始动工了。那所建筑公司带来了许多黑人，大队骡子以及成组机器。工头是一个叫霍默·巴伦的北方佬，他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精明能干，声音洪亮，眼睛炯炯有神。孩子们总跟着他，听他对那些黑人劳工们骂骂咧咧，而那些黑人们边喊号子边用镐子刨土。很快，他就和镇里的人熟悉了起来。无论何时，只要你在广场附近听到阵阵笑声，霍默·巴伦准在人群中心。不久，我们开始看到每个星期日下午，他和艾米丽小姐驾着从马房租的马车出游，马车的轮子是黄色的，由几匹相衬的枣红色马拉着。

刚开始，对于艾米丽小姐终于有了点爱好这件事，我们都挺开心，因为女士们都说：“显而易见，格里尔森家的小姐怎么会把一个北方佬放在心上，何况他还是个临时工。”但是，镇上的老人们则表示，即使是丧父之痛，一个真正的淑女也不该忘记她的贵族品质——即使她不会声称自己具有“贵族品质”。老人们只是说：“可怜的艾米丽，她的亲戚应该来管管她了。”艾米丽小姐在亚拉巴马州有些亲戚，但是几年前，因为那个疯了的怀亚特老太太遗产的事，她父亲和他们闹翻了，之后两家就没了往来。即使是她父亲去世，他们也没派人前来吊唁。

老人们的叹息声“可怜的艾米丽”刚落，人们就开始议论纷纷了。“你觉着那事是真的吗？”他们一个对着一个窃窃私语。“当然是真的，不然还能是什么...”每个星期天下午，当那驾小巧轻快的马车，马蹄哒哒地路过那些闭紧遮阳的百叶窗时，窗后面的那些身穿绸子缎子的女人们都拉长脖子，衣服沙沙作响，窃窃私语：“可怜的艾米丽。”

艾米丽小姐始终高昂着头——即使在那时我们深信她已经堕落了。似乎作为最后一个拥有格里尔森姓氏的人，她比之前更想让人们认可她的尊严；似乎她想通过接触俗人，来重申她的高傲和专横。她去买老鼠药——砒霜时，表现的也是如此。那是，距他们开始说“可怜的艾米丽”的已有一年，她的两个表姐前来拜访她。

“我要一些毒药。”她对药商说。她已年过三十，仍然是个身材纤细的女人，尽管比以前更加瘦弱，太阳穴间和眼眶周围的肌肉紧绷，一双黑眼睛冷峻高傲，一副守灯塔人才有的模样。“我要一些毒药。”她说道。

“好的，艾米丽小姐。要哪一种呢？对付耗子的那一类吗？那我要推荐——”

“我要这里最好的。我才不管是那种。”

药商列举了好几种。“它们连一头大象都能毒死。但是你想要的是——”

“砒霜，”艾米丽小姐说道。“这个效果怎么样？”

“是...砒霜吗？很好，小姐。但是你想要的——”

“给我砒霜。”

药商盯了一眼坐着的艾米丽小姐。她直起身来，回敬了他一眼，脸绷紧得像一面旗帜。“为

什么要砒霜呢？不过当然没问题，”药商说道，“如果你需要的就是砒霜的话。但是按法律规定，你需要告知你的用途。”

艾米丽小姐只是瞪着他，她的头稍稍仰起，好与他双眼相对，盯到他回避了目光，走去取了砒霜，把它包好。药商没有再回来，药由药店里的黑人童工送了过来。她回到家中，打开包装，药盒子上，在“骷髅骨头”危险有毒的标志下写着：“毒鼠药品”。

IV

故而，第二天，我们所有人都说：“她要自杀。”我们还说这可能是最好的结果。当我们第一次看到她和霍默·巴伦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说：“她会嫁给他。”之后我们又说：“她迟早会劝动他的。”因为霍默自己曾说 he 喜欢男人。人们也都知道他常和年轻人在驼鹿俱乐部一起喝酒，他还说他是不会结婚的。再之后，我们又说：“可怜的艾米丽。”这次我们躲在百叶窗后面，星期日下午看着他们坐着那驾漂亮的四轮马车路过，艾米丽小姐高高得仰着头，霍默·巴伦戴着牛仔帽，嘴上叼着烟，一只手戴着黄手套驾着车。

然后，一些淑女开始说，这实在是镇上的耻辱，带坏了年轻人。男人们一点也不想干预，但最终这些上层淑女们迫使镇上的浸礼会牧师（艾米丽小姐一家都是新教教徒）去拜访她。对于那次访问发生了什么，牧师绝口不提，但是他拒绝再去拜访。之后的一个星期天，艾米丽小姐和霍默·巴伦再次驾车出游，第二天牧师的妻子就给艾米丽小姐亚拉巴马州的亲戚们写了一封信。

这么一来，她家又有了和她有血缘关系的亲戚，我们于是闲了下来，等着后续发展。一开始，什么也没发生。所以我们确定艾米丽小姐真的要 and 霍默·巴伦结婚了。我们了解到，艾米丽小姐去了珠宝店，订了整套银制的男士梳洗用具，每一件上都带有字母 H.B. 的戳记。两天后，我们又得知，她又购买了一整套男士衣物，包括一件长袍睡衣。于是我们说：“他们结婚了。”我们真的十分开心。我们之所以开心，是因为如果说艾米丽小姐曾经代表了格里尔森家族的传统，那么如今来的这两位表姐比她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我们一点也不吃惊，修路工程结束后不久，霍默·巴伦就离开了镇子。对于霍默的离开没引起什么爆炸性的公众决裂事件，我们还是有一点小失望的。但是我们相信他的短暂离去，是为了艾米丽小姐的到来做准备，或者说，是为了帮助艾米丽小姐摆脱她那两个表姐。（到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阴谋团体，我们都是艾米丽小姐的盟友，乐意帮助她避开那对表姐妹。）所以意料之中，一个月后她们就离开了。就像我们一直盼望的那样，她们离开三天后，霍默·巴伦回到了镇子上。有一个街坊看到，那个黑人男仆在暮色时分为他打开了厨房的门。

那便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霍默·巴伦。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们也没有再见到艾米丽小姐。那个黑人男仆挎着篮子进进出出，但是房子的大门始终紧闭。偶尔，我们能看见她在窗子前伫立一段时间，就像那些男人去撒石灰的那个晚上。但是差不多六个月，我们都未曾在街上见过她。之后我们明白了，这本该在预料之中；她父亲的那种品质，使得她作为女性的生活连番受挫，过于残忍激烈，是不可能消失的。

下一次我们见到艾米丽小姐的时候，她已经长胖发福，头发开始变白了。接下来的几年，她

的头发变得越来越白，直到变成了那种胡椒盐的那种铁灰色。直至她 74 岁去世的那年，她的头发一直保持着那种顽固的铁灰色，就像一个精力旺盛男人的头发。

她家大门一直牢牢紧闭，除了有一段时间（大概是 6 年或 7 年）短暂地开过，那时她大概 40 岁左右，开了一门瓷器彩绘课。她把楼下的一个房间改成了画室，萨托里斯上校同辈人的儿孙辈的淑女们被送过来学习，无论是从频率还是从她们的心情看，这和她们每周日去教堂往那个捐款的盘子放 25 分钱没什么两样。与此同时，艾米丽小姐的税款也被免除了。

接着，新生一代开始成为了小镇的中流砥柱，他们的思想也成为了社会主流。那些曾经学习彩绘的女孩们都已长大，离开了那间房子，那间满是各种颜料盒，无聊繁琐的大小刷具，以及从女性杂志剪切下来图片的房子。她们也再没有将自己的孩子送去学习。最后一个学生离开后，艾米丽小姐家的大门也关上了，永远地关上了。镇上开始免费通邮后，唯独艾米丽小姐拒绝在她的门楣上安装金属号牌和邮筒。她不会听从任何一个人。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我们看着那个黑人男仆的头发越来越白，腰越来越驼，挎着个篮子进进出出。每年十二月，我们会寄给她一张纳税通知单，但总是在一星期之后，由于没任何人领取，被邮局原封不动地退回来。偶尔我们看到她在楼下的一扇窗子前（显然，她已经关闭了顶楼），就像一尊雕刻的神像，供奉在神龛里，也许在看着我们，也许不在看我们，我们根本无法辨别。就这样，她熬过了一代又一代人——从受人敬重，到难以忽视，到我行我素，到沉默宁静，再到乖张偏执。

再之后，她死了。

她在那间满是灰尘，黯淡阴森的风雨里得了病，服侍她的只有那个年迈蹒跚的黑人男仆。我们甚至不知道她何时得病，长久以来，我们早已放弃从黑人那儿打探任何消息。

他不和任何人说话，甚至有可能也未曾同艾米丽小姐说过。他的嗓音似乎因为长久不用，变得嘶哑刺耳。

她死在了楼上的一间房里。躺在一张挂着床幔的笨重胡桃木大床上，发色灰白，头下枕着的枕头，由于时间流逝，缺乏光照，已经泛黄发霉了。

V

聚集在她门前的那些女士们低声窃语，不时好奇地向屋里瞥去。那个黑人男仆和她们领头的女士见了面，将她们领了进来，然后他就不见了。他径直穿过屋子，走出去又回来，然后彻底找不到踪影。

那对表姐妹也立刻赶了过来。第二天她们举行了葬礼，全镇的人都来了，买来的大团花束簇拥在她周围，棺材上方她父亲的蜡笔画像沉思冥想着，在场的女人们在窃窃私语，讨论着毛骨悚然的话题。而那些上了年纪的老男人们（其中有一些还穿上了起了毛的邦联军军服）站在门廊旁或者草坪上，谈论着艾米丽小姐。就好像他们和艾米丽小姐是同时代的人，曾与她共舞，可能甚至还追求过她。这是老人们的共性，他们混淆时间，记不清具体的年月日期，对他们来说，过去并不是一个逐渐变窄消逝的道路，反之，那是一片宽广无垠的芳草地，冬

天从未踏足，只是最近十年，通道突然变得像瓶颈那样狭窄，将他们与过去割裂了开来。

我们早知道，楼上有一个房间 40 年来从未有人进去过，这次它可能会被强迫打开。等到艾米丽小姐体面下葬后，他们才能打开门。

似乎是因为暴力，打开房门后，整个房间都充满弥漫着灰尘。一股淡淡的，刺鼻的，仿若来自墓穴的气味笼罩着这个装饰布置得有如结婚新房的房间。那气味落在褪色的玫瑰色帷幔上，落在玫瑰花型的灯罩和梳妆台上，落在排列整齐精致的水晶器皿上，落在男士梳洗用具上，那些男士梳洗用具的背面也镀着银，但褪色得厉害，刻在上面的姓氏字母都模糊不清了。它们旁边，放着一件衬衫的硬领和领带，就好像刚刚被摘下来，倘若拿起来，就会留下来浅浅的新月样的灰尘痕迹。一件制服被细心仔细地折叠，在椅子上挂着；椅子下，是两只默不作声的鞋子和一双随手乱扔的袜子。

东西的主人，那个男人躺在那张床上。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动不动，站在那里，向下凝视着那张毫无血肉的骷髅，他好像在露齿而笑，笑容奥秘难解。显然，这具尸体曾经摆成的是一个拥抱的姿势，但是如今，这长久的睡眠使他的妻子背叛了他，这睡眠比爱还要长，甚至战胜了爱所带来的痛苦和折磨。他留下的所有，就是那件睡衣下渐渐腐烂的肉体和永远无法摆脱他身下那张床的命运。他身上，他躺着的枕头上，落着萦绕不去的厚厚灰尘。

突然，我们发现，第二只枕头上有人用头枕过的凹痕。

我们其中一个人从枕头上拿起了什么，附身凑近，一股淡淡无形的，干燥呛人的尘埃气味扑面而来，在枕头上，躺着一缕长长的，铁灰色头发。

作者：威廉·福克纳
译：小熊软糖